

◆ 三味书丛

林莽 著

穿透岁月的 光芒

SanWeiShuCong
Chuan Tou Sui Yue De
Guang Ma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穿透岁月的光芒

林莽 著

Chuan Tou Sui Yue De
Guang Mang
SanWeiShuCong

趙喜明
贈書



百花文艺出版社



穿透 岁月的光芒

目 录

乡野的风

- 往事 /2
- 水乡札记(风情篇) /7
- 童年的故乡(六篇) /26
- 重访巴日图 /39
- 西藏游记二则 /42
- 晨风(诗) /47
- 瞬间(诗) /48
- 暮冬之雪(诗) /50
- 雨季初临(诗) /52
- 被遗忘的高原小站(诗) /54
- 雨中长笛(诗) /56
- 面对草滩(诗) /58
- 月光下的乡村少女(诗) /59
- 故乡、菜花地、树丛和我想说的第一句话
(诗) /61
- 清晨的蛛网(诗) /63
- 无题(诗) /65
- 星光(诗) /67

生存与绝唱

- 心灵的历程 /72
- 穿透岁月的光芒 /77
- 以青春作证 /83
- 生存与绝唱 /89
- 我认识的海子、一禾和戈麦 /95
- 诗人食指二三事 /100
- 告别苇岸 /105
-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112
- 并非诗意的关照 /115
- 友人速写 /118
- 雪一直没有飘下来(诗) /130
- 是春天,也不是春天(诗) /132
- 滴漏的水声(诗) /134
- 雨中交谈(诗) /136
- 融雪之夜(诗) /138
- 无法驱散(诗) /140
- 来自一支乐曲、一个人和一本书的诗
(诗) /142
- 沉入寂静(诗) /144

穿透 岁月的光芒

目 录

- 感知成熟(诗) /146
火红的花束(诗) /148
九十九页诗选、污水河和金黄色的月光
(诗) /150
秋天在一天天迫近尾声(诗) /154

寻求寂静中的火焰

- 我流过这片土地(短序一组) /160
“真情”与“苍茫” /165
寻求寂静中的火焰 /167
面对诗歌 /170
艺术的寻求 /178
诗与生命同步 /182
对诗歌现状的一点想法 /186
《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序与跋三则
/190
诚实的倾诉者 /198
读写散记 /211
夏末十四行·听歌(诗) /221

- 夏末十四行·满月(诗) /223
夏末十四行·玫瑰(诗) /225
周末纪事(诗) /227
剥开橙子(诗) /229
灰蜻蜓(诗) /231
正午,莫高窟(诗) /233
我看见曼陀罗洁白的花朵(诗) /235
我站在春天的草坡上(诗) /236
秋雨后游香山曹氏故居(诗) /238
银饰(诗) /240
秋日的眩晕(诗) /242

附录

- 寻找宇宙之子 /246
郑敏先生访谈录 /260

后记 /286

乡
野
的
风

往 事

已经十六年了，我记得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是个隆冬的季节，阴霾的云层使人感到雪即刻就会降临。那时候，所有人的日子都过得没有生机。一个人离去，对这个世界不会产生任何意义。在这个生活了六年的地方，我踏上离开县城的路，一走就是十六年。

不是没有情感的牵挂，不是没有朋友的怀念，多少次交谈中的回顾，多少次书信中的怅然……这些年我曾走了许多远在千里之遥的城镇与山川，但这个近在咫尺的水乡湖泽，一直是我心中的一颗明珠，我珍爱它，因为在那儿我曾度过了六年青春中最宝贵的时光。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秋天，我去诗友芒克那儿小坐，室内寂静，一种感伤突然慑住了我们。真想再回到那些孤独而忧伤的插队生活中去。这种情感的冲动同时让我们的眼中都浸满了泪水。那些日子虽是痛苦，但生命充满了抗争的力量，那些日子虽是无望，但青春的躯体总是储满了渴求。歌声是发自肺腑的，泪

水是热的，血流得也汹涌。

今天，当我又踏上这块土地，汽车拖着烟尘开过我熟悉的县城街巷，这里正值盛夏，旅游者的足迹使这曾沉寂了多年的地方，突然喧闹了起来。七月灼热的风，吹过了许多地方，也吹到了这块土地。

送我们走上水乡之路的小伙子也就二十岁，脸色微黑，结实而精干。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快艇说：“你们坐坐我的美国‘海马’吧！”我想我离开这儿时，他还是个刚刚记事的孩子。

我们乘坐的快艇翻起白色的尾浪，飞快地穿过两边芦苇丛生的沟壑。转了几个弯之后，迎面驶来了一只重载的木船。船公向我们的舵手连连摆手，快艇熄了火，缓缓地向前滑去。那只木船上摇桨的是一老一少，水几乎平了船舷，悠悠地驶过来。老船夫似乎脸上略带愠怒，年轻的却直盯着我们，船擦身而过之时，我突然记起了以往淀上船只相遇，人们之间那种示意与亲情，这些质朴的情感已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中。而今，快艇的马达声冲破了往日淀水的寂静。芦苇很快地向后闪去，只留下一片朦胧的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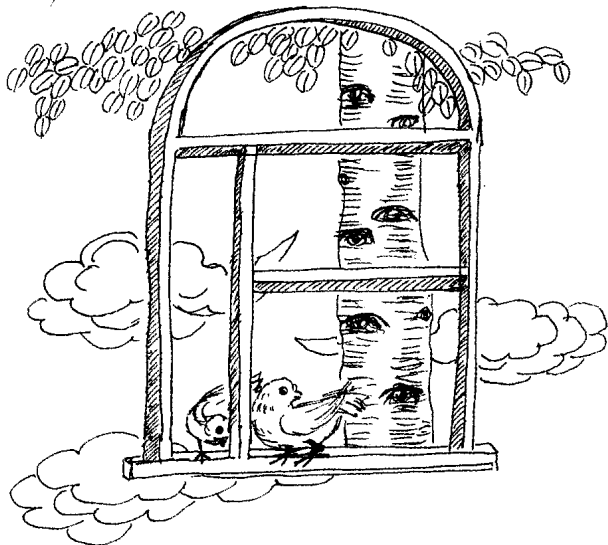
插队那些年，我们常常在东关的码头上搭船去其他水乡村落。当时的白洋淀有三百多位北京知识青年。每逢赶集的日子，许多人聚会于县城，然后又分散到各村游玩。只要你在码头上喊着要去村子的名字，就会有人招呼你上船。那时，淀子上静极了，偶尔传来一两声火枪的钝响，远处的苇塘上飞起一群野鸭子，盘旋了一阵便消失了。水平稳如一面镜子，清澈见底。一路上与老乡亲们攀谈，有时倦了就只身躺在船头上睡一会儿。阳光直射，耳边响着舟楫有节奏的吱呀声。

那会儿船都是生产队的，每到集日，队里派上几条船进县城

拉国家配给的口粮，于是总有一群大姑娘、小媳妇们在村口等着搭船去赶集。村子小得如城里的一个大杂院，村东喊，村西都能回应，惟有县城是一个有十字街的热闹去处。我们大都搭这种船，挤在老乡和装满白薯干与高粱米的麻袋之间。水乡的空气干净得能嗅出青苇子的苦涩，有时也夹杂着一股股发霉的白薯干的气味。

知青们吃的和老乡们一样，只是更草率罢了。我们经常受到的招待是贴玉米面饼子、水煮白薯干汤。当然，有时还有从渔船上要来的鳊鱼，老乡们总是用它喂鸭子。我们将其囫囵剁成段，放在贴饼子的柴锅里，便做成了美味的“清蒸鳊鱼段”。也许是年轻，那时心中总是充满了激情。几个朋友凑到一块，整夜清谈，没完没了地争执，生活中那些具体而繁杂的苦恼都不复存在了。

在白洋淀的那些岁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从城市到农村，从一个青年学生到一个独自生活于农村的人，这种经历本身就有多少值得回味的内容与情感。在它的背景上还有社会的动荡与家庭的磨难，这一切，使一代人的身心陷入了最最激荡与不安的境地。我们不仅关注着自己的命运，更时时地关注着这个时期社会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将一腔的热忱，聚集于青春与生命之中。在那些日子里，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首诗。在那儿我结交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朋友，也是在那儿，我理解了对我们这一代诗人都产生过影响的诗人食指（郭路生）。他的那些唱出了一代人心声的诗句，至今仍能使我热泪盈眶：“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的余烬散发着贫困的怨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满怀着希望写下：相信未来。”（《相信未来》）在油灯昏暗的小屋里，朋友们噙着热泪在倾听：“不，朋友，还是远远地离开吧！/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我噙着热泪劝你/



有时候，邻家的鸽子落在我的窗台上，
咕咕地轻啼，窗边的大杨树不知不觉^间绿过了
四层楼的屋顶……生活日复一日

去寻找光辉灿烂的未来……远远地离开吧/只留下我自己沿着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蹒跚地踱步、徘徊!”(《海洋三部曲》)。这情感如今已经那么远了，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千里长堤漫步，当我们在那些堆满柴草的院落中畅谈，我们并没想到今天，没有想到多年之后的人们已经记下了那些名字，那时的追求是出自生命中最纯真的向往啊！如今诗人郭路生已多年患病，在一所精神病疗养所里孤单地度日。几个月前，几个诗人朋友把他接出来住了几日，诗人真挚的情怀依旧存有那些年岁月的震荡，他那虔信的诗情，相对如今一些青年诗人们浮躁的诗句，使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情不自禁的逝去感。也许郭路生确实成了那个时代为诗歌伏于地上的第一人，也是我们这一代

人中以真情抒怀的最后一个人。

在白洋淀这个小小的地方，出现了一批诗人，许多文学的朋友们都曾与白洋淀有过联系。芒克在那儿歌唱过“月亮和土地”；根子在那儿写出了《春天与末日》；多多说：“过去了，逝去了/许多年代过去了/历史也像一辆风尘仆仆的马车/我们再也看不到故乡了”。还有方含的《谣曲》，宋海泉的《流浪汉之歌》……以及与白洋淀有过密切关系的诗人、作家江河、甘铁生、郑义、袁家方等。

我记得那年秋天，江河在我居住的那间小屋里，写出了他最早的诗句。我还记得在千里堤上的那个小村落，多多讲述他对现代诗的认识。那时，现代主义的思潮已与我们的生存现状产生某种潜在的联系。

一晃就过了二十年，许多朋友已远在异国他乡，有些朋友已不再从事写作。但这些记忆确实和这一代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历史这辆风尘仆仆的马车”已运载我们走过了多少年。

码头上的那些船只已不再是当年那种感觉。它们大都是与游客讨价还价的“客船”。听说现在还有了专程运客的班船。免费搭船已经成为了历史。码头上的机船、汽船、还有五颜六色的快艇排满河岸，风吹芦苇人已去，已非时事自怅然。

当运载着我的快艇急驰过那些熟悉的村落，当年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些青春的岁月，那些感伤的岁月，那些阳光、雨和雪，那些乡亲们亲切的关怀都历历在目。如果讲当年水乡的情调对于我是长笛与圆号吹奏出的如诉如泣的卡农曲，而今天，只有“摇滚乐”混杂在一片夏日的热浪中。

真怀念水乡深处那寂寂的渔火与闪动的星光啊！

1990年夏

水乡札记(风情篇)

初 春

这是初春，淀水那么静，一丝波纹也没有。冰层刚刚消融，水似乎还带着冰的凝滞，只是比阳光下的冰更清澈，更透明。船缓缓地滑行，水面上什么都没有。

数日春风，某一天的清晨，当你走出屋子，放眼望去，往日平滑的水面上，长出了一片片紫红色的嫩芽，如黎明的朝霞映在开阔的淀子上，打破了往日一片灰色的寂静。

一过清明，苇子便展开了嫩得几乎淌绿的叶子，春天在一片清爽的风中真的来了。

水乡的活儿与农区的不同。每年深秋，人们开始收割那一望无际的芦苇，结冰后将它们运回村子的四周。然后就是梳叶、分类、打捆，忙上整整一个冬天。春天一来，反倒显得有些清闲了。

渔人们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船只与渔具，修船的工匠们有节奏的敲击声传得很远，仿佛在向水乡的深处告知春天的来临。

水乡的人们不全是会捕鱼的，这种本领带有某种家传的成分。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远近闻名的“鱼鹰”。他们手中各有各的绝活，使人想起武当弟子与少林功夫，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他们有的能在开阔的水域里观察不同季节水流的变化，以苇箔圈地，鱼便乖乖地进入了设好的“迷魂阵”；有的在壕边、水底下钩，以小鱼为饵，专门钓水下吃活食的大鱼；我更佩服那些游侠骑士般的渔人，他们在船头上放一个丈把高的大网罩，手中一把锋利的鱼叉，船随意地游荡在淀子上，那些小鱼、小虾绝不是捕获的目标，他们船舱里跳动的，总是那些最名贵的大鲤鱼。当然，还有许多种捕鱼的方法，如打网、搬罾、打捻等是水乡最粗俗的活儿，许多人都会干。

还有那些神奇的放鹰人，梭子似的小船，两舷上伸出几排木杆，鸬鹚们整齐地站在上面。当鹰船从苇丛中钻出来，远远望去，清晨的薄雾里，仿佛飞行着一只黑色的大鸟。

一到春天，村边的柳树吐出嫩芽，冰层消融。修船的工匠们吆喝着把船推入冰冷的春水中，放鸭子的大篷船也驶出了村子，在靠近堤岸的浅水域扎下圈，他们的炊烟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鸭群在水中觅食，放鸭人在擦拭得干净的船上小憩，他们的船擦得那么亮，几乎能映出人影儿。常年在水乡生活的人，更喜欢干爽与清洁。

姑娘们抱着破成眉子的苇捆，登上岸边的船只，船的一侧就倾斜了。她们将眉子浸透后，竖在船舷上，控去多余的水分，就用房前屋后的石滚子碾。原来挺直的苇子，渐渐变得像她们的长发一样柔软而舒展了。水乡里每一家的房子都是座织席的手工作

坊。一进门，一边是挑山的火炕，一边是朱漆的大柜，其余就是空出来织席的地面了，有的甚至大得能织两三张一丈有余的苇席。

初春的水乡依旧是寂静的，水面格外开阔，偶尔传来一两声火枪的钝响，天空盘旋起一群群的水鸟儿，翅膀拍击着空气，发出一阵阵的鸣响，从头顶上掠过去，消失在芦苇丛生的地方。苇子正生机勃勃地生长着，连水面都被映得发出了碧绿色的光波。水鸟繁殖的季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就是水乡的初春，它水波般地缓缓延展开去，把绿色与生机传向了这个已经苏醒的世界。

秧田

春天的傍晚，迎着夕光看去，还未长出植物的水乡洼地是深紫色的，深沉得诱人，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把船靠在洼地的边上，点燃船上的灶火，炊烟徐徐地升上去，天渐渐地暗下来，船成了一片剪影，火光一闪一闪地，映得很远。

一条悠长的曲线把视野分为两边，一边是黑沉沉的土地，在黄昏的余辉里，如聚集了千年的紫金；一边是淡灰色闪着天光的水面，向淀子更开阔的地方伸展开去，与天空融为一体，飘渺得让人凝神屏息。

看畦人高声吆喝着，并不为什么，只是在这初春的傍晚，空气潮润，暝色渐渐合拢，一切都沉浸在暮色里了，一种发自生命

的呼唤便突然迸发了出来，像一阵源于生命的风，掠过无际的原野。

船边，就是刚刚播种下的秧田了，畦垄整齐地划出几块长方形的水面。这是白洋淀特有的一种水稻，它的秧苗能长二尺多高。春天，人们在浅水中插秧，夏季，水位越长越高，稻秧也跟着生长。到了夏末，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扶直稻杆，几乎和人一样高，水涨秧也长，这是水乡淀稻最大的特色。

深秋的季节一到，水位便开始下降，沉沉的稻穗垂在水面上，人们上身穿了棉衣，下边却打着赤脚，一手拉着船，一手拿着镰刀。割下的稻穗整齐地码放在两边的船舷上，脱了壳的稻米又白又长，如同它独特的种植与收割，连香味儿也是特别的。离开那儿已经二十多年了，那股稻米的清香依旧记忆犹新。

插队那年的第一个春天，队长派我和几个小伙子一起看秧畦。我们住在一条有席篷的大船上，早晨，撑小船到渔船上要几斤鲫鱼，简单收拾后就下锅煮，熬成一锅乳白色的汤，再用筷子把鱼骨架捞出去，那鲜美的味道很远就闻到了。伙伴们都是单身汉，白天，我们一起用水龙浇水。晚上，躺在窄小的船舱里，听他们讲当地的生活与风情，许多有关水乡的知知，都是在那些春天的长夜里第一次听到的。

春日的阳光直晒在秧田上，水龙使劲地转。而春风很快就把水分带走了，田埂又干又硬，龟裂翘起来，赤脚走上去，脚不敢踏得太实。阳光照在嫩绿的秧田里，整齐得如几块绿色的毯子。

白洋淀的春天很少有雨，而风却在天天地刮。水中的植物将紫色的叶芽伸出了水面，在水波中摇曳着。苇子像长疯了似的，在风中愉悦地起伏，像一群童真的孩子。